漢書/卷0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　第四十七 ◄

漢書
卷七十八 蕭望之傳　第四十八

► 馮奉世傳　第四十九

蕭望之字長倩，東海蘭陵人也，徙杜陵。家世以田為業，至望之，好學，治齊詩，事同縣后倉且十年。以令詣太常受業，復事同學博士白奇，又從夏侯勝問論語、禮服。京師諸儒稱述焉。

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，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，皆召見。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，光既誅桀等，後出入自備。吏民當見者，露索去刀兵，兩吏挾持。望之獨不肯聽，自引出閤曰：「不願見。」吏牽持匈匈。光聞之，告吏勿持。望之既至前，說光曰：「將軍以功德輔幼主，將以流大化，致於洽平，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，爭願自効，以輔高明。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，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，致白屋之意。」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，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。三歲間，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，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，署小苑東門候。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，下車趨門，傳呼甚寵，顧謂望之曰：「

不肯錄錄，反抱關為。」望之曰：「各從其志。」

後數年，坐弟犯法，不得宿衛，免歸為郡吏。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，察廉為大行治禮丞。

時大將軍光薨，子禹復為大司馬，兄子山領尚書，親屬皆宿衛內侍。地節三年夏，京師雨雹，望之因是上疏，願賜清閒之宴，口陳災異之意。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，曰：「

此東海蕭生邪？下少府宋畸問狀，無有所諱。」望之對，以為「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，是時季氏專權，卒逐昭公。鄉使魯君察於天變，宜亡此害。今陛下以聖德居位，思政求賢，堯舜之用心也。然而善祥未臻，陰陽不和，是大臣任政，一姓擅勢之所致也。附枝大者賊本心，私家盛者公室危。唯明主躬萬機，選同姓，舉賢材，以為腹心，與參政謀，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，明陳其職，以考功能。如是，則庶事理，公道立，姦邪塞，私權廢矣。」對奏，天子拜望之為謁者。時上初即位，思進賢良，多上書言便宜，輒下望之問狀，高者請丞相御史，次者中二千石試事，滿歲以狀聞，下者報聞，或罷歸田里，所白處奏皆可。累遷諫大夫，丞相司直，歲中三遷，官至二千石。其後霍氏竟謀反誅，望之寖益任用。

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，以望之為平原太守。望之雅意在本朝，遠為郡守，內不自得，乃上疏曰：「陛下哀愍百姓，恐德化之不究，悉出諫官以補郡吏，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。朝無爭臣則不知過，國無達士則不聞善。願陛下選明經術，溫故知新，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，與參政事。諸侯聞之，則知國家納諫憂政，亡有闕遺。若此不怠，成康之道其庶幾乎！外郡不治，豈足憂哉？」書聞，徵入守少府。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，論議有餘，材任宰相，欲詳試其政事，復以為左馮翊。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，恐有不合意，即移病。上聞之，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：「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。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，故復試之於三輔，非有所聞也。」望之即視事。

是歲西羌反，漢遣後將軍征之。京兆尹張敞上書言：「國兵在外，軍以夏發，隴西以北，安定以西，吏民並給轉輸，田事頗廢，素無餘積，雖羌虜以破，來春民食必乏。窮辟之處，買亡所得，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。願令諸有罪，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，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。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。」事下有司，望之與少府李彊議，以為「民函陰陽之氣，有仁義欲利之心，在教化之所助。堯在上，不能去民欲利之心，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；雖桀在上，不能去民好義之心，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。故堯、桀之分，在於義利而已，道民不可不慎也。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，如此則富者得生，貧者獨死，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。人情，貧窮，父兄囚執，聞出財得以生活，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，敗亂之行，以赴財利，求救親戚。一人得生，十人以喪，如此，伯夷之行壞，公綽之名滅。政教壹傾，雖有周召之佐，恐不能復。古者臧於民，不足則取，有餘則予。《詩》曰『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』，上惠下也。又曰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』，下急上也。今有西邊之役，民失作業，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，古之通義，百姓莫以為非。以死救生，恐未可也。陛下布德施教，教化既成，堯舜亡以加也。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，臣竊痛之。」

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，丞相、御史以難問張敞。敞曰：「少府左馮翊所言，常人之所守耳。昔先帝征四夷，兵行三十餘年，百姓猶不加賦，而軍用給。今羌虜一隅小夷，跳梁於山谷間，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，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。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，百姓所疾苦也，皆不得贖；首匿、見知縱、所不當得為之屬，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，今因此令贖，其便明甚，何化之所亂？甫刑之罰，小過赦，薄罪贖，有金選之品，所從來久矣，何賊之所生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，嘗聞罪人贖矣，未聞盜賊起也。竊憐涼州被寇，方秋饒時，民尚有飢乏，病死於道路，況至來春將大困乎！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，而引常經以難，恐後為重責。常人可與守經，未可與權也。敞幸得備列卿，以輔兩府為職，不敢不盡愚。」

望之、彊復對曰：「先帝聖德，賢良在位，作憲垂法，為無窮之規，永惟邊竟之不贍，故金布令甲曰『邊郡數被兵，離飢寒，夭絕天年，父子相失，令天下共給其費』，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。聞天漢四年，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，豪彊吏民請奪假貣，至為盜賊以贖罪。其後姦邪橫暴，群盜並起，至攻城邑，殺郡守，充滿山谷，吏不能禁，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，誅者過半，然後衰止。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，故曰不便。」時丞相魏相、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，轉輸略足相給，遂不施敞議。望之為左馮翊三年，京師稱之，遷大鴻臚。

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一書，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，得復尚少主，結婚內附，畔去匈奴。詔下公卿議，望之以為烏孫絕域，信其美言，萬里結婚，非長策也。天子不聽。神爵二年，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。未出塞，翁歸靡死，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。惠從塞下上書，願留少主敦煌郡。惠至烏孫，責以負約，因立元貴靡，還迎少主。詔下公卿議，望之復以為「不可。烏孫持兩端，亡堅約，其效可見。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，恩愛不親密，邊境未以安，此已事之驗也。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，信無負於四夷，此中國之大福也。少主不止，繇役將興，其原起此。」天子從其議，徵少主還。後烏孫雖分國兩立，以元貴靡為大昆彌，漢遂不復與結婚。

三年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。五鳳中匈奴大亂，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，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。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、諸吏富平侯張延壽、光祿勳楊惲、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，望之對曰：「春秋晉士魠帥師侵齊，聞齊侯卒，引師而還，君子大其不伐喪，以為恩足以服孝子，誼足以動諸侯。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，遣使請求和親，海內欣然，夷狄莫不聞。未終奉約，不幸為賊臣所殺，今而伐之，是乘亂而幸災也，彼必奔走遠遁。

不以義動兵，恐勞而無功。宜遣使者弔問，輔其微弱，救其災患，四夷聞之，咸貴中國之仁義。如遂蒙恩得復其位，必稱臣服從，此德之盛也。」上從其議，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。

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，上善之，望之非壽昌。丞相丙吉年老，上重焉，望之又奏言：「百姓或乏困，盜賊未止，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。三公非其人，則三光為之不明，今首歲日月少光，咎在臣等。」上以望之意輕丞相，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、光祿勳楊惲、御史中丞王忠，并詰問望之。望之免冠置對，天子繇是不說。

後丞相司直芮延壽奏：「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，望之再拜已。良與望之言，望之不起，因故下手，而謂御史曰『良禮不備』。故事丞相病，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；朝奏事會庭中，差居丞相後，丞相謝，大夫少進，揖。今丞相數病，望之不問病；會庭中，與丞相鈞禮。時議事不合意，望之曰：『侯年寧能父我邪！』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，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，之杜陵護視家事。少史冠法冠，為妻先引，又使賣買，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。案望之大臣，通經術，居九卿之右，本朝所仰，至不奉法自修，踞慢不遜攘，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，請逮捕繫治。」上於是策望之曰：「有司奏君責使者禮，遇丞相亡禮，廉聲不聞，敖慢不遜，亡以扶政，帥先百僚。君不深思，陷于茲穢，朕不忍致君于理，使光祿勳惲策詔，左遷君為太子太傅，授印。其上故印使者，便道之官。君其秉道明孝，正直是與，帥意亡佻，靡有後言。」

望之既左遷，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。數月間，丙吉薨，霸為丞相。霸薨，于定國復代焉。望之遂見廢，不得相。為太傅，以論語、禮服授皇太子。

初，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，詔公卿議其儀，丞相霸、御史大夫定國議曰：「聖王之制，施德行禮，先京師而後諸夏，先諸夏而後夷狄。《詩》云：『率禮不越，遂視既發；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』陛下聖德充塞天地，光被四表，匈奴單于鄉風慕化，奉珍朝賀，自古未之有也。其禮儀宜如諸侯王，位次在下。」望之以為「單于非正朔所加，故稱敵國，宜待以不臣之禮，位在諸侯王上。外夷稽首稱藩，中國讓而不臣，此則羈縻之誼，謙亨之福也。書曰『戎狄荒服』，言其來，荒忽亡常。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，闕於朝享，不為畔臣。信讓行乎蠻貉，福祚流于亡窮，萬世之長策也。」天子采之，下詔曰：「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，不及以政。今匈奴單于稱北藩，朝正朔，朕之不逮，德不能弘覆。其以客禮待之，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，贊謁稱臣而不名。」

及宣帝寢疾，選大臣可屬者，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、太子太傅望之、少傅周堪至禁中，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，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，堪為光祿大夫，皆受遺詔輔政，領尚書事。宣帝崩，太子襲尊號，是為孝元帝。望之、堪本以師傅見尊重，上即位，數宴見，言治亂，陳王事。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，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。四人同心謀議，勸道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，上甚鄉納之。

初，宣帝不甚從儒術，任用法律，而中書宦官用事。中書令弘恭、石顯久典樞機，明習文法，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，論議常獨持故事，不從望之等。恭、顯又時傾仄見詘。望之以為中書政本，宜以賢明之選，自武帝游宴後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國舊制，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，白欲更置士人，繇是大與高、恭、顯忤。上初即位，謙讓重改作，議久不定，出劉更生為宗正。

望之、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。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，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，及言許、史子弟罪過。章視周堪，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。朋奏記望之曰：「將軍體周召之德，秉公綽之質，有卞莊之威。至乎耳順之年，履折衝之位，號至將軍，誠士之高致也。窟穴黎庶莫不懽喜，咸曰將軍其人也。今將軍橾跻云若管晏而休，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？若管晏而休，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，修農圃之疇，畜雞種黍，俟見二子，沒齒而已矣。如將軍昭然度行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，宣中庸之常政，興周召之遺業，親日仄之兼聽，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，底厲鋒鍔，奉萬分之一。」望之見納朋，接待以意。朋數稱述望之，短車騎將軍。言許、史過失。

後朋行傾邪，望之絕不與通。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，堪獨白宮為黃門郎。朋，楚士，怨恨，更求入許、史，推所言許、史事曰：「皆周堪、劉更生教我，我關東人，何以知此？」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。朋出揚言曰：「我見，言前將軍小過五，大罪一。中書令在旁，知我言狀。」望之聞之，以問弘恭、石顯。顯、恭恐望之自訟，下於它吏，即挾朋及待詔華龍。龍者，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，以行汙濊不進，欲入堪等，堪等不納，故與朋相結。恭、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、史狀，候望之出休日，令朋、龍上之。事下弘恭問狀，望之對曰：「外戚在位多奢淫，欲以匡正國家，非為邪也。」恭、顯奏「望之、堪、更生朋黨相稱舉，數譖訴大臣，毀離親戚，欲以專擅權勢，為臣不忠，誣上不道，請謁者召致廷尉。」時上初即位，不省「謁者召致廷尉」為下獄也，可其奏。後上召堪、更生，曰繫獄。上大驚曰：「非但廷尉問邪？」以責恭、顯，皆叩頭謝。上曰：「令出視事。」恭、顯因使高言：「上新即位，未以德化聞於天下，而先驗師傅，既下九卿大夫獄，宜因決免。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：「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，

亡它罪過，今事久遠，識忘難明。其赦望之罪，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，及堪、更生皆免為庶人。」而朋為黃門郎。

後數月，制詔御史：「國之將興，尊師而重傅。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，道以經術，厥功茂焉。其賜望之爵關內侯，食邑六百戶，給事中，朝朔望，坐次將軍。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，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，事下有司，復奏「望之前所坐明白，無譖訴者，而教子上書，稱引亡辜之詩，失大臣體，不敬，請逮捕。」弘恭、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，不詘辱，建白「望之前為將軍輔政，欲排退許、史，專權擅朝。幸得不坐，復賜爵邑，與聞政事，不悔過服罪，深懷怨望，教子上書，歸非於上，自以託師傅，懷終不坐。非頗詘望之於牢獄，塞其怏怏心，則聖朝亡以施恩厚。」上曰：「蕭太傅素剛，安肯就吏？」顯等曰：「人命至重，望之所坐，語言薄罪，必亡所憂。」上乃可其奏。

顯等封以付謁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，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欲自殺，其夫人止之，以為非天子意。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。雲者好節士，勸望之自裁。於是望之卬天歎曰：「吾嘗備位將相，年踰六十矣，老入牢獄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」字謂雲曰：「游，趣和藥來，無久留我死！」竟飲鴆自殺。天子聞之驚，拊手曰：「曩固疑其不就牢獄，果然殺吾賢傅！」是時太官方上晝食，上乃卻食，為之涕泣，哀慟左右。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。皆免冠謝，良久然後已。

望之有罪死，有司請絕其爵邑。有詔加恩，長子伋嗣為關內侯。天子追念望之不忘，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，終元帝世。望之八子，至大官者育、咸、由。

育字次君，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。元帝即位，為郎，病免，後為御史。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，著材能，除為功曹，遷謁者，使匈奴副校尉。後為茂陵令，會課，育第六。而漆令郭舜殿，見責問，育為之請，扶風怒曰：「君課第六，裁自脫，何暇欲為左右言？」及罷出，傳召茂陵令詣後曹，當以職事對。育徑出曹，書佐隨牽育，育案佩刀曰：「蕭育杜陵男子，何詣曹也！」遂趨出，欲去官。明旦，詔召入，拜為司隸校尉。育過扶風府門，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。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。復為中郎將使匈奴。歷冀州、青州兩郡刺史，長水校尉，泰山太守，入守大鴻臚。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，久不伏辜，育為右扶風數月，盡誅子政等。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。

哀帝時，南郡江中多盜賊，拜育為南郡太守。上以育耆舊名臣，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，曰：「南郡盜賊群輩為害，朕甚憂之。以太守威信素著，故委南郡太守，之官，

其於為民除害，安元元而已，亡拘於小文。」加賜黃金二十斤。育至南郡，盜賊靜。病去官，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，以壽終於官。

育為人嚴猛尚威，居官數免，稀遷。少與陳咸、朱博為友，著聞當世。往者有王陽、貢公，故長安語曰「蕭、朱結綬，王、貢彈冠」，言其相薦達也。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，咸最先進，年十八為左曹，二十餘御史中丞。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，為咸、育所攀援，入王氏。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，及為九卿，而博先至將軍上卿，歷位多於咸、育，遂至丞相。育與博後有隙，不能終，故世以交為難。

咸字仲，為丞相史，舉茂材，好畤令，遷淮陽、泗水內史，張掖、弘農、河東太守。所居有跡，數增秩賜金。後免官，復為越騎校尉、護軍都尉、中郎將，使匈奴，至大司農，終官。

由字子驕，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，遷謁者，使匈奴副校尉。後舉賢良，為定陶令，遷太原都尉，安定太守。治郡有聲，多稱薦者。初，哀帝為定陶王時，由為定陶令，失王指，頃之，制書免由為庶人。哀帝崩，為復土校尉、京輔左輔都尉，遷江夏太守。平江賊成重等有功，增秩為陳留太守。元始中，作明堂辟雍，大朝諸侯，徵由為大鴻臚，會病，不及賓贊，還歸故官，病免。復為中散大夫，終官。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。

贊曰：蕭望之歷位將相，籍師傅之恩，可謂親昵亡間。及至謀泄隙開，讒邪搆之，卒為便嬖宦豎所圖，哀哉！，望之堂堂，折而不橈，身為儒宗，有輔佐之能，近古社稷臣也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